

副刊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噢,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龙应台



秋枣红

路来森

时我就想到祖母,忆起祖母那颤巍巍的影像。

如今想来,那个时候的祖母,心中一定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她一定知道:甜美的果实是应当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而“分享”就是一种幸福。

晒枣,也是祖母极喜欢的事情。收下的枣儿,要想保存长久,必须晒干,而这,总是要祖母去做的。祖母会找一领“箔幢”,将枣儿均匀地摊放在“箔幢”上,守着枣儿,守着太阳,一天天地将枣儿晒干。这个过程,祖母要不停地挑选,将不够饱满或生虫的枣儿挑出。我喜欢看祖母晒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祖母宁静而安然的神态。她总是那样地专注,专注的目光里,流淌着一种慈祥 and 满足,将经久的岁月,沉淀为一种明练和淡然。

晒干的枣儿,大部分要卖掉,换来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用以度日。但祖母总是还会保留一些的,待到冬日,室外积雪盈门,室内,全家人围在热呼呼的炕头上。此时,祖母就会捧出一大捧枣儿,提供家人,围而食之。这个冬日,就变得异常温暖,其乐融融。彼情彼景,日久之后,就凝铸成了一种对家乡的永久思念。

如今,又是秋枣成熟时,客居异地,禁不住生发悠然神思之情。思念家乡那满村的红艳,那早晨的炊烟,和炊烟下生息的亲人。

中秋前后,秋枣成熟了。

秋枣成熟的时候,我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家乡的景象,家乡的人和事。

家乡,到处都栽满了枣树。这个季节里,大红的枣儿缀满枝头,处处是红艳的景象,时时都洋溢着枣香。人,站在村西的山包上,俯视,夕阳之下,村庄如云锦轻覆,煞是美丽;人行街头,举手,即能摘下大颗的枣儿,放入口中,咀嚼着,脆生生,甜润润,齿颊生香。

这个季节里,总会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那个时候,我还小,一到枣熟,就会跑到后园中扑枣。枣树是后邻家的,后邻家的枣枝伸到了我们家的后园里。我拿起一块石头,用力投向枣枝,枣子便哗啦啦地掉了一地。有时,石头落到后邻家的院落里,便听到“哐当”一声,这,一定是后邻家的泥瓦盆被打破了。后邻家的老婆婆就会吆喝一声:“别打了,盆破了,落枣后给你送一些。”

几天以后,后邻家“落枣”了,果然就派她们家的孩子送来一大瓢。

现在想来,那种朴素、淳和的邻里之

情,真是让人回味不已。

秋枣成熟的时候,最忙碌的还是我的祖母。几乎每天,她都会到我们家的那几棵枣树下守望。看是否被孩子采摘,看会不会被风吹掉。一旦风起,她就赶紧跑到枣树下,将那些吹落的枣子拾取,放到锅里蒸熟,分给孩子们吃。蒸熟的枣子又软又甜,滑润绵软,别有一种风味。

这样的跑动,要一直到“落枣”结束,看着一堆堆的枣儿,堆于家中。

这时,祖母也会像后邻那样,拿起一只大瓢,盛满枣儿,一家一户地分送。她迈着颤巍巍的小脚,满脸堆满了得意的笑容,扭动的脚步,似是一种季节的舞蹈。送完邻里,她还要送亲戚,祖母将枣儿盛到竹篮里,篮口覆上一块红布,极是认真、庄重。她要在中秋节前,将这时鲜的枣儿送到每一户亲戚家,让每一位亲人都吃上这大红的鲜枣。她要给自己的亲人,送上一份节日的吉祥,一份季节的问候和祝福。

所以,后来每当我听到那支歌:“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尝……”

陌上桑

石燕

春秋时晋文公重耳在没有发迹称霸诸侯前,历经了几十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且说晋公子重耳逃难到齐国,受到齐桓公的厚礼相待。齐桓公慧眼识英雄,深知晋公子重耳定然不会久居人下,仰人鼻息讨生活,总会有龙腾虎跃的一天,便将同室宗女嫁给他为妻。

重耳在齐国过了五年安逸舒适的生活后,将自己肩负的拯救晋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使命弃之一旁,不思进取,不愿离开齐女和齐国。重耳手下的几位心腹将领赵衰、咎犯等人聚集在一棵大桑树下谋划着如此这般的回国大计。巧得是,齐女的侍者在桑树上听到这个机密,转身便告诉了齐女,齐女怕走漏了消息,一不做、二不休将侍者杀掉,并和赵衰等人设计将重耳灌醉,用马车载着他离开齐国,继续完成复国大业。

一样是围绕着桑树发生的故事,晋文公重耳夺取天下的故事,却渲染着血淋淋的气息,让人呼吸急促。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总是与力量、权力和些许的暴力血腥充斥在一起,让人不忍侧目。

有句话说得太好:我们永远都在崇拜那些闪闪发亮的人。我们永远觉得他们像神祇一样的存在。他们用强大而无可抗拒的魅力和力量征服世界。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代价,去换来了闪亮的人生。

胡兰成曾写过一篇现代版的《陌上

桑》,记述了童年时期种桑养蚕过生活的艰辛。朴素流畅的文字中流泻出一股淡淡的乡愁,写得极美。很多人因为张爱玲而认识胡兰成,更多的人因为胡兰成的薄情寡义和没有民族气节而不齿,但胡兰成的确是位才情跌宕的出色文人,很多学者认为: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其人而废。

胡兰成用纤细沉郁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桃花烂漫的江南小镇,青青的陌上桑,将无穷尽的乡愁掺合进葱葱郁郁的桑树中。读着读着,我仿佛变成“母亲夜间伺蚕时,我执烛照亮的那位小小少年”,随着胡兰成细腻的笔触体会着桑树初发新芽时的金黄娇嫩,体会着墙根与路侧到处有蚕沙的气息,体会着乡村家家开簇拆茧时的皎洁如雪色,体会着江南小镇在养蚕时节的那份寂静与潋艳。

几年前的五月,我趁假期回到乡下老家。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来到老屋前的池塘边。这个池塘已经废弃多年,有几只白鹅野鸭浮在水面嬉戏。水,冷冷的绿,像一面刚从古墓出土的千年青铜镜。我立在池塘边,天际的阳光从树缝间,一片一片,洒落在我的脸颊上,我不经意地觑着眼,抬头寻觅阳光的身影,蓦地发现,一串鲜亮紫红的桑椹

正低垂在我的发梢边。原来,我一直站在一棵团团如车盖的大桑树下,累累如玛瑙的桑椹早已成熟多时。

那个五月,那个春光明媚的午后,那个伫立老桑树下的我,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再仅仅只属于自己,我属于山川,属于河泊,属于青翠茂盛的老桑树,属于滋味酸甜的桑椹,属于五月无云的长空。



怀念程学勤

汪晓明

2009年4月29日,为黄梅戏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一生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著名黄梅戏作曲家程学勤老先生的离去,更是再一次让我们经受了这种难以逃避的沉重打击与难言之痛。

接到程老师去世的噩耗时,我不禁泪流满面,虽然此前已有了心理上的充分准备,但却依然难以抑制心中的这份不平静。回去的路上,碰巧见到了一位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我和程老亲如父子,正是这种父子之情,因而即使是再有心理上的准备也还是很难接受他离去的事实!在开车去往安庆的路上,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在脑海里浮现着我和程老认识至今的一幕幕,就像是电影的回放一般,更仿佛是慢镜头的放大与特写,一个一个清晰可见……

记得当初在我考入安徽黄梅戏学校之前,父亲就曾带我到程老家学习唱腔。第一次与程老见面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给我的第一感觉非常普通,也很平凡。说实话,当时我甚至在心里暗想他怎么会长得这么丑。因为去之前父亲曾对我说过,“我带你去见的这个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所以,当我面对他时,心中纵然也会不经意地冒出由于儿时的无知与懵懂带来的各种遐想,但却仍旧还是非常地紧张。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在他家的一个角落里,甚至不敢大声喘息。清楚地记得,在那里我完成了此生演唱给程老师的第一段唱腔。从此之后,这件事便成为了他一直拿来取笑我的一个话柄,每每见到我,他都会谈及此事,说我第一次到他家时怎么竟会是那个样子,随后他便会童心未泯地哈哈大笑,笑声朗朗……并一直笑到了他去世之前。

然而,在我唱完了第一段唱腔之后,我便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位貌似平凡和普通的音乐大师的不凡与可爱之处:程老待人和蔼友善,任何人和他接触不到三分钟肯定会立马爱上他。和他认识至今,我慢慢地从最初对他的平凡与普通的感受中见识了他不凡的人格魅力,更验证了我很久以来都不曾理解与懂得的那句话,“平凡之中见伟大!”这种伟大,不是我们从小在书本中学习到的,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的英勇不屈;这种伟大,不是我们在史册上翻看到的那些有着辉煌业绩的历史人物的永垂不朽;这种伟大,则是在于任何与他接触过的人,心里都会不约而同地留有他人格魅力的深深烙印!其印之深,其印之久,难以淡忘,难以磨灭!他的伟大,更是他在黄梅戏音乐,这个多姿多彩的艺术画卷中凭借着他的满腔热情与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书写下的浓重一笔,无人替代,难以忘怀!在用来形容人格伟大的所有词汇之中,我甚至找不出一个更为适合他,或者说是我心目中的他的,每一个词汇都让我觉得是那样的黯淡无光、苍白无力!

程老一生酷爱“黄梅”,他将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他痴迷与钟情的黄梅戏事业,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唱腔,不胜枚举。他对待朋友爽朗和善,古道热肠,对于有求于他的人总是毫不吝惜地倾囊相授、不计报酬。有他在的地方总是笑声一片,戏韵悠长……